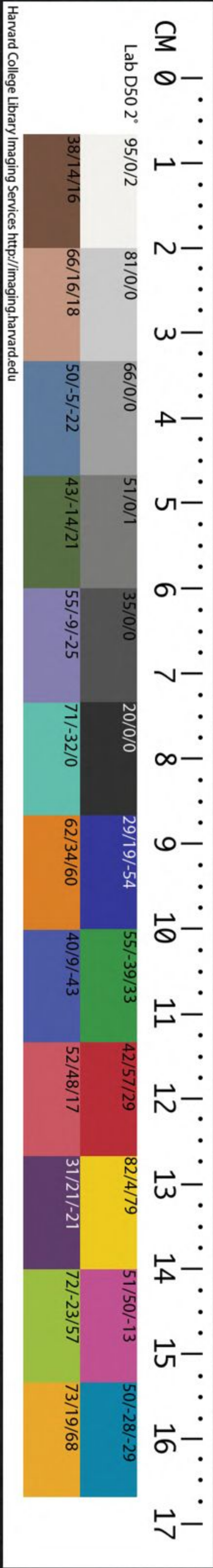


8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T 2530/342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漢書評林卷之二十三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刑法志第三

夫人宵天地之類

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師古曰宵義與肖同應說是也

故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須無所象似也類古貌字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

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者欲趨走不足以

避利害師古曰者讀曰嗜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

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賢也故不仁愛則不

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

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

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洪

劉知幾曰班史叙刑法綴孫卿之詞茅坤曰漢書志刑法以兵與刑而申言之者此雖本古者皇陶作士大端然周官以來司馬統六師司寇詰奸慝其來久矣盧舜治曰孟堅志刑法其始終歸於復肉刑亦通達國體之論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

隆按此志論刑而專以禮言蓋治以禮為上禮不及而始以刑助之班史蓋默寓本末之意云

隆按班史志刑而不志兵蓋取大刑用兵甲之義而以兵附刑

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

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

人既躬明慈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

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

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

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

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因天討而

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六師誅暴亂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斬

刑中刑用刀鋸韋昭曰刀割其次用鑕鑿韋昭曰鑕

也韋昭曰鑕刑也其次用鑕鑿韋昭曰鑕刑也

黥刑也師古曰鑕鑕去其髓骨也鑕音子端反髓音頻忍反薄刑用鞭扑師古曰

音普木反大者陳諸原野師古曰謂征小者致之市朝應

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

之戰以定火災鄭氏曰涿鹿在彭城南與炎帝戰炎

帝戰於阪泉今言涿鹿地有二名也文穎曰國語云黃

帝伐之故言以定火災律歷志云與炎帝後戰於阪

泉涿鹿在上谷今見有阪泉地黃帝祠師古曰文說

是也彭城非宋之彭城也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

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唐虞之際至

作害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行也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

師古曰舜受堯禪而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殛誅也音居力反

然述之不詳使一代制度漫無從考殊為闕典又按以上本刑法之所由來以下因論刑而及于歷代之兵制兵賦兵法以為漢興起案

夏有甘扈之誓。師古曰謂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事見夏書扈國今鄂縣是也甘

即甘水之上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師古曰謂湯及武王天下既定戰

臧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師古曰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因井田而制軍賦

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

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

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斂財也稅以足食賦以

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

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

車一乘午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

茅坤曰指坎兵賦並周制

盧舜治曰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土徒如彼其少蓋古人之于兵不盡用之爾

後世皆作州兵
蘇秦
謂臨淄七萬戶
不下戶三男子
而卒以二十一
萬計
崔琰案
戶籍可得三十
萬眾是皆以實
數而調兵者惟
孔明僅有此意
以蜀之大其兵
常不過十二萬
而所用八萬常
留四萬以為更
代云

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師古曰一同百

里提封萬井。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師古曰

或以為積土而封謂之提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

囿術路三千六百井。臣瓚曰沈斥水田舄鹵也如淳

通流者也沈謂居深水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

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師古曰采

食地故曰采地爾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

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

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

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

胡績宗曰自周室以東諸侯強大僭侈兵法軍制國自為政俱

非先王之舊矣

葉坤曰管仲作內政以治而非常可以取伯干天下其實與古者比里族黨之政相表裏或謂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不足以治天下予獨以今之用世者苟能揣摩內政之精微而以此治田里均什伍使百姓相親睦聯而不散簡而不擾要之以必世之後倘可生養休息而風行俗美也箇中化用惟知學者當自

管子卷之三十三

三

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師古曰振

旅整衆也搜搜擇不任孕者拔舍草止不妨農也苗為苗除害也治兵觀威武也獮應殺氣也大閱簡也馬也狩火田一日狩守也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

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師古曰帥音所類反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以年簡車

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廢師古曰以年類年也卒正三年簡徒師古曰徒人衆羣牧五載大簡車

公問行伯用師之道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

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故卒伍定虜里而軍政成虜郊

連其什伍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居處同樂死生同憂禍福

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

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應劭曰廬之地作執秩以為六官之法因以名總帥諸侯迭

為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寢以陵夷至魯成公作

丘甲師古曰丘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

管子卷之三十三

三

王維楨曰桓文不能制禮猶能作刑以成伯業適魯則刑且廢弛何況于禮此春秋所以書而訊之

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衮公用田賦師古曰田賦者別計田畝及家財各為一賦言不依古制役煩斂重也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師古曰亟屢也音丘吏反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虜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以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吞小竝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

矣雄桀之士因執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

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

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莫趙為從秦國為衡從音子容反謂其地形南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為衡也轉相攻伐代為雌

雄師古曰雌代迭也齊愍以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以立攻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守之勝

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師古曰孫

卿楚人姓名荀名況避漢宣帝之諱故改作孫

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

而賢變詐施於暴亂昏媾之國君臣有間師古曰言有間隙不

和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

茅坤曰采孟軻氏之言而言者

王維楨曰所謂
仁誼綏民者即
制禮作刑之謂
也

為下所印。印讀曰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
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
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
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
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湯也虔敬也遏止也
言湯建號與師本猶仁義雖執威鉞以敬為先故得
如火之盛無能止也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
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師古
曰媮
與倫同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師古曰鉅大
也渙然散貌是亾國
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屬
竟人身也蘇林曰兜

整也盤領也髀禪也如淳曰上身一髀禪一蹠繳一
凡三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屬聯也音之欲反髀音
陞蹠即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
帶劔贏三日之糧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胄兜鍪
也贏謂檐日中而趨百里師古曰日中
負也音盈中試則復其
戶利其田宅師古曰中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
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
中音竹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
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陘阨其使民也酷
烈師古曰陘地小也陘險固劫之以執隱之以阨鄭
氏
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師古曰鄭說是也狃之
以賞慶道之以刑罰師古曰狃申習也音使其民所

王維禎曰所謂入其域而有節制者即前作內政而寓軍令與作波廬之法隆接故齊之技擊一段結論上文故曰善師者一段引起下文

隆按若夫舜修百僚一段復舉舜湯武齊桓節節與唐虞之際以下相應又執如轉丸

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

五家服虔曰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是最為

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于賞蹈利之兵庸

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師古曰矜持也故雖

地廣兵彊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其軋已也蘇林

音慎而無禮則惠之惠鯁懼貌也張晏曰軋踐轢也師古曰鯁音先祀反至于齊桓晉文

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孟康曰入王兵之然

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

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

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故曰善師者不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

未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

敗者不亾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師古曰士師理官謂司寇之職

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師古曰虞書舜典舜命咎繇

也寇謂攻剽賊謂殺人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

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師古曰謂湯誓泰誓牧誓

是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師古

曰謂僖四年伐楚次于陘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

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也存亾繼絕功為伯首師古曰謂存

莊三十年伐山戎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

亾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父老送之王曰父老

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

或犇死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乞師也秦人憐之為

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也二國并力遂死吳師

師古曰謂子蒲大敗夫槩王于沂昭王返國師古曰

遠射之子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歸楚子師古曰所謂善敗不亾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

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

國以并天下師古曰言如獵之取獸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

之徒還為敵讎師古曰謂陳勝吳廣英布之徒也焱起雲合果共軋

之師古曰焱疾風也如焱之起言其速也如雲之合言其盛也焱音必遙反斯為下矣凡

兵所以存亾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

國與商周竝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

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

前而國滅亾於後師古曰孫武孫臏吳越商鞅白起也報應之執各以

類至其道然矣漢興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

總擘英雄以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

鄜之辯明封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

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師古曰京師有南北軍之

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

射聲虎賁凡入校尉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

盧舜治曰志稱漢踵秦置材官于郡國特其略爾實不止于材官也又稱武帝外有樓船特言用之以平百粵

耳實高帝已有樓航也考之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航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負數

備云。至元帝時以貢禹議始能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師古曰五材金木水火土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師古曰詰責也。詰音責。一曰刑新邦用輕典。師古曰新闢地立君之國。其人未習於教。故用輕法。

以下纔叙刑法

二曰刑平邦用中典。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刑則用中典。常行之法也。三曰刑

亂邦用重典。師古曰篡殺畔逆之國。化惡難移。則用重法。誅殺之也。自此以上。大司寇所職也。

也。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

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師古曰墨黥也。鑿其面以墨。涅之。劓。截鼻也。宮。浮刑也。男子割腐。婦人幽閉。剕。足也。殺。死刑也。自此以上。司刑所職也。剕音牛。異反。剕音五。

此殺人者。踏諸市。師古曰踏謂斃也。音妨。付反。墨者使守

門。師古曰黥。面之。人不妨禁衛也。劓者使守關。師古曰以其貌毀。故遠之。宮者使

守內。師古曰人道既絕於事便也。刑者使守囹圄。師古曰驅御禽獸。無足可也。完

者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積。積聚之物也。自此以上。掌戮所職也。其奴

男子入于罪隸。李奇曰男女徒。總名為奴。女子入春槁。孟康曰。王暴燥春之。

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春槁。

也韋昭曰春春人犒犒人也給此凡有爵者與七十

者與未亂者皆不為奴師古曰有爵謂命士以上也

而毀齒矣自此以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侯度時

作刑以誥四方師古曰穆王之子也享國既百

商度時宜而作刑之制以治四方也墨罰之屬千劓

罰之屬千黜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

其屬二百師古曰黜罰去膝頭骨大五刑之屬三千

之刑凡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

用重典者也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

鄭而鑄刑書師古曰子產鄭大夫公晉對嚮非之曰

欲官之倚法也
要之皆長者之
道不忍人之心
也

隱叔子產之鑄
刑書也不欲民
之犯法也叔向
之非子產也不

師古曰對嚮晉大夫羊舌肸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

遺其書而非之嚮音許兩反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

典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以誥懼民之有爭

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師古曰

糾舉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

位以勸其從師古曰勸其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

未也故誨之以忠懍之以行晉灼曰懍古竦字也師

項教之以務師古曰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莅之以彊

師古曰莅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

之長慈惠之師師古曰上謂公侯也官卿民於是乎

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師古曰。辟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以生。詐妄徵幸而成。巧則弗可治也。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章昭曰。謂正刑五及流。三辟之興。皆對世也。師古曰。對世。言晚時也。今吾

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殷周亂政所制三辟也。將以靖

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古曰。頌我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以為儀式。則四方日以安靖也。又曰。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師古曰。大雅文王詩也。孚。信也。又言法象文王。則萬國皆信順也。如是何辟之有。師古曰。若詩所。言不宜制刑。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

師古曰。取證於刑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師古曰。喻微細。亂獄滋豐。貨

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序。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師古曰。言雖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

之敝。媮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孟

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亦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

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參。夷。三族。增

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鬻

虞舜治曰蕭何
除參吏連坐之
罪增部主見知
之除益事律擯
典廢戶三篇合
為九章

丘濬曰律之名
始見于此子產
所鑄謂之刑書
李悝所著謂之
法經末以律為
名也律之言昉
于虞書蓋律以
著法所以裁判
群情斷定諸罪
亦猶六律正度
量衡也故制刑
之書以律名焉
茅坤曰高惠文
景之間不減三
王而上入固自
愉快也

也人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
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

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而姦邪

竝生赭衣塞路圜圉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興

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

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摯秦法師古曰

收拾也摯音九問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

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蠱人欲長幼養老師古曰蠱

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

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桑減省

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以秦之政論

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

師古曰訐面相斥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

口寢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

者予民師古曰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師古

普天之下有刑錯之風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

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

一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

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

洪邁曰史稱文帝止釐受言今以一女上書窮自省竟即除數千載所行之刑曾不留難然則天下事復有稽滯不決者哉

盧舜治曰班氏敘孝文以下恤刑數詔直仁者之言好生之德可以為十載法

白樂天曰肉刑之除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者以刻膚革斷支體垂愷悌惻隱之心其欲復

者以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作專殺濫死之弊愚以為議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徵其實則非罔人矣酌其情則適時變矣是非之辨其昭然哉

葉適曰斷支體數句最得肉刑之意處漢文雖不待以帝王之重望之惟是除刑之法開後世仁恕之端雖堯舜禹湯又無所過也胡纘宗曰倉輩請定律除肉刑

緹縈自傷悲泣

師古曰緹縈女名也緹音他弟反

迺隨其父至長安

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

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

新其道必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

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

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刑左而右跗合一凡三也而

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

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詩曰愷

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

欲改行為善而道必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

刻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

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

各以輕重不亾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亾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

具為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

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

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必繇至於

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

為城旦舂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徒左右止代刑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也此當言髡者完也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

也此當言髡者完也

美而三族之罪
又不乘時建明
以負天子德意
倉董亦具臣耳
茅坤曰復有答
罪何以遽棄市
古之答蓋即上
所指當劓當斬
左趾者故殺人
自首以下已犯
重罪矣別有錄
于答者則從重
棄市云
血膚曰膚廷五
刑之下有流而
無徒漢世除肉
刑完為城旦春
鬼薪白粲之類
皆徒刑也而無
流所謂隸臣妾
後世囚徒為皂
隸膳夫亦此意

隆按漢文除肉
刑善矣而以髡
答代之髡法過
輕而略無懲創
答法過重而至
于死其後乃
去答而獨用髡
減死罪一等即
止于髡錡進髡
錡一等即入于
死矣

者答二百當斬左止者答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
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
命復有答罪者皆棄市。李奇曰命逃也復於論命
中有罪也晉灼曰命者名也
成其罪也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辜次重
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
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
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
賕盜物賕汗之身故此三罪已
罪人獄已決完為城
旦春滿三歲為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
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
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
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庶人隸妾亦然也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
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如淳曰罪降為司寇
故一歲正司寇故二

歲也其亾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師古曰於本罪
也前令之刑城旦春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春歲
數以免。李奇曰謂文帝作
此令之前有刑者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
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
答五百當劓者答三百率多死。師古曰斬右止者棄
市故入於死以答五
百代斬左止答三百代
劓答數既多亦不活也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答與重
罪無異。孟康曰重
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師古曰謂不
能自起居也
其定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
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答者或至死而答未畢朕甚憐
之其減答三百曰二百答二百曰一百又曰答者所

丘濬曰後世用竹爲刑具如此嗚呼自蔡肉刑之後易刀鋸以竹箠所以全人之身也景帝定爲今凡笞所用之資所制之度所行之人所施之處皆詳悉具著以示天下後世

胡纘宗曰方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自後蕭何廣爲九篇叔孫通又增爲十八篇乃武帝比例至以萬計何法網之密至是哉觀呂步舒治一淮南獄死者數萬人則當時階刑誅者可概見矣國之不亡亦幸哉

陳仁子曰宣帝嚴于用法而懼吏之巧于弄法

以教之也其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音止榮反丞相劉舍

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

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師古

曰臀音徒門反毋得更人師古曰謂行笞者不更易人也畢一罪乃更人自

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爲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

輕民易犯之及至孝武卽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

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

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

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

也坐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急縱出之

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爲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

况禁囚寢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

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

事師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

郡國承用者駁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

因緣爲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

陷則予死比師古曰附議者咸寃傷之宣帝自在閭

閭而知其若此及卽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

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温舒傳上深愍

焉廼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

是形曲而欲影
之直也故文帝
寬仁溫厚刑措
不用雖無廷平
之官而後元之
民目不寬宣帝
苛察迫急齋居
決獄雖立廷平
之官而地節以
來之民未見其
不寬吾觀趙蓋
韓楊之誅大者
如此小者可知
矣當時鄭昌言
于帝曰明主躬
察明聽雖不置
廷平獄將自正
蓋宣帝之心不
患不明而患在
不寬

陳仁子曰刑所
以嚴人之心也
但論其當否不
必泥其簡詳成
帝減刑之詔但
議從減而不知
從宜噫輕刑盛
德也吾獨未
敢以取文帝者
取感帝也

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

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者更與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也父子悲恨朕甚

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因辭

決獄事為鞠謂疑獄也李奇曰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為置廷平秩

六百石負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

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

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

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賈誼傳亦云受釐生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

獄刑號為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

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

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

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剛定律令律令一定愚

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

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蘇林

曰招音翹翹舉也猶賣弄也孟康曰招求也招致權著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宣帝未及修

正至元帝初立迺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

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

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師古曰羅網也逮逮言意識所不及斯

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

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

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甫刑卽周書呂刑初爲呂侯

號曰呂刑後爲甫侯又稱甫刑今大辟之刑十有餘條。律令煩多。百

有餘萬言。竒請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竒請謂常文之外王者別有所請

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竒音居宜反。自明習者不知所由。

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云

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

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

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師古曰核究其

實也。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師古曰有司以

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人之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父明之。將行也。否不善也。言王

直德秀曰史氏之說如此則元成雖有此詔徒文具而施行之實云

隆按班氏欲舉合古便今之法故復總提漢事而論之云

隆按班史於具五刑之下特次

有誥命則仲山父行之。邦國有不善之事。則不能因

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而徒鈎摭微細

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是事輕小之甚塞猶當者也。是

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

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故略舉漢興以

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

章。網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疏闊吞舟謂大魚也。然其大辟尚有夷

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

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師古曰菹謂醢也。菹音側。於反。其誹謗詈

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

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句蓋重傷其以大功而罹此極刑云又按此文帝即位第二詔史記載在本紀

陳仁子曰漢之不為秦以高帝之後繼以文帝也夫一人有罪并坐其家秦法也文帝不為秦而武帝以秦文帝除收斂諸相坐之令而武帝立見知故縱之法嗚呼漢高帝性木寬厚非文帝培植之深則斷喪于武帝者又一秦也故高

帝能創天下而文帝能守天下

隆按庸材溺于末流者應上庸人不達疑塞治道可又按班史引周官一段以為制刑斷案

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祇言令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師古曰重難也累音力端反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師古曰道讀日導以善導之也既不師古曰法害於人是法為暴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

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感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况庸材溺於末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師古曰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也宥寬也赦舍也謂釋置也五聽一曰辭聽師古曰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師古曰觀其顏色不直則變三曰氣聽師古曰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師古曰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師古曰觀其瞻視不直則亂八議一曰議親師古曰王之親族也二曰議故師古曰王之故舊也三曰

議賢師古曰有德行者也四曰議能師古曰有道藝者五曰議功師古曰有

大勳六曰議貴師古曰爵位高者也七曰議勤師古曰謂盡力者八

曰議賓師古曰謂前代之後王所不臣者也三刺一

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師古曰訊問也音信三省

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師古曰弗識不審也過失非意也遺忘忽

也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蠢愚師古曰幼弱謂七歲以下

老眊謂八十以上蠢愚生而癡騃者自二三刺以下至此皆司刺所職也既讀與耄同音江反又音貞

凡囚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梏桎下罪梏王之同族

拳有爵者桎以待弊師古曰械在手曰桎兩手同械

以上掌囚所職也梏音古篤反拳即拱字也桎音之曰反弊音蔽高皇帝七年制詔

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

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

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師古曰當謂處斷也所不能

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

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

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

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

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

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

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年復下

陸校此大高景
欲讞疑獄以結

上文五聽三宥之意

陳仁子曰高帝多因秦法疑獄

議讞雖未必復三代之制特新

除煩苛再詔讞決意亦可尚所

可恨者彭越韓信皆罹刑誣之

酷弊布蒯通幾及此之禍不

知所讞者何事所傳何律乎

真德秀曰上恩如此吏猶不能

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後元年中

詔云自此以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

隆按次兩詔文以結上文三赦幼弱老耗之意

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

朱儒。如淳曰師樂師言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當鞠繫者。頌繫之。師古曰頌

讀曰容容寬容之不桎梏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

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

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

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

元年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

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

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隆按結言近古而便民以收上

文合古便今句

後仁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

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

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為

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

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

人。如淳曰率天下犯罪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李奇

曰耐從司寇以上至右止為千口三人刑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

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

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

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寃

盧舜治曰此敘事中生議論有三嘆聲音

漢書卷六十三 刑法

隆按到底不脫
禮教此探本之
論

宜濬曰班固言
非獨漢世治獄
之失後世之獄
類此亦多矣所
謂伯夷隆典悲
民惟刑言制禮
以止刑猶隄之
防溢水深得帝
王為治禮刑先
後之序其間向
隅悲泣之喻鬻
棺利死之譬皆
痛切入清深中
事理

盧齊治曰諺本
誦非子

許應元曰五疾
者謂禮教不立
堤防凌遲一也
死刑過制二也
生刑易犯三也
民窮斯濫四也
豪傑擅私姦有
所隱五也

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

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

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豈不平之所致也服虔曰

獄曰豈臣贊曰獄岸獄訟也師古曰小書云伯夷降

典慈民惟刑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抵知也言伯

也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

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

桀擅私為之囊橐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姦有

所隱則狙而浸廣師古曰狙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

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

末矣師古曰省謂減除之絕於未然故曰又曰今之

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

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

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師古

賣也疫厲病也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

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

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

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

桀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

矣師古曰十然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

隆按刑本不正
即禮制未立之
謂

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
說者。以為治古者無肉刑。師古曰。治古謂上古至有
象刑墨黥之屬。非履赭衣而不純。師古曰。菲草履也。

示有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
刑哉。亦不待象刑矣。師古曰。人不犯法。以為人或觸

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

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

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

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

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

治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

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

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

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犯治

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

之謂也。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所謂象刑惟明者。

言象天道而作刑。師古曰。虞書益稷曰。外眚方祗。履

其法刑皆安有菲履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

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

隆按前引周法
三典至此復喚
應云

隆按援古証今
見肉刑不可除
此所謂不封建
不并田不肉刑
不復三代之治
也逮隋唐以後
始制笞杖徒流
死五刑而刑法
之論雖聖人不
能易矣

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
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
以鞶而御驛突。晉灼曰鞶古羈字如淳曰驛音捍違
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
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
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
女淫佚。吏為姦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
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
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
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

隆按必世而未
仁。二句與前引
孔子所言如有
王者四句相反

隆按皆可募行
肉刑皆復古刑
一篇議論歸結
在此二句

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
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
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孟康曰纂音撰其餘罪次於古當
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邪欲腐邪及傷人與
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
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師古曰詆謂誣也音丁禮反如此。則刑可
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
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李奇曰殷亦中順稽古之制。成
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
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師古曰四子謂義仲義升和仲

也和升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子血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為稷官也古文

言阻是為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

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棊師古曰棊讀與匪同禹貢所謂厥貢

漆絲厥篚織文之類是也楛遷有無萬國作乂師古曰楛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

遷易有無使之交足則萬國皆治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

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

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

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寡

安二傾是以聖王域民師古曰為邦域築城郭以居之制廬

井以均之師古曰井田之中為屋廬開市肆以通之師古曰肆列也設庠

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

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

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

土師古曰敖謂逸游也曠空也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音

直略反故必建步立晦師古曰晦古畝字正其經界六尺為步

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二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

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

八百八十晦餘一十晦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

比

閭

隆按自首至此
總叙食貨以下
專叙食惟食足
而後貨可通是
以食敘于先

陸按此言受田之法大略與周禮人司徒遂人所言相同

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師古曰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晉灼曰淳盡也。鳥鹵之田不生五穀也。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

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賦其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

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

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

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

強也。師古曰勉強勸之。今習事也。強音其兩反。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

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田中不得有樹。用妨

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也。如寇盜之至。

謂促遽之甚。思為風雨所損。還廬樹桑。師古曰還繞也。菜茹有畦。瓜瓠果

旅。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蔬。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蔬。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土曰蔬也。師古曰

如所食之菜也。畦區也。旅音來果反。殖於疆場。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師古曰詩小雅信南

丘濬曰成周盛時其富而教之者規條之詳如此當是之時男有教女有業而無外慕出位之思非禮犯分之爲此乖爭凌犯之風所以不作也

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即謂此也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

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壑曰廬在邑曰里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

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

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卿也於里有序而鄉有序序

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在壑冬則

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晦

師古曰此爾雅七月之章也饁饘也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不舉足而耕也則其婦與子

同以食來至南晦治田之處而饋之也饁音于輒反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也蟋蟀也今謂之

促織聿曰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刺婦所以順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菘音拱

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

塾鄰長坐於左塾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

勸之知其早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鄰長亦待入畢

然後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

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

月之中又得夜半為十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

巧拙而合習俗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燎音

力召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

曰怨刺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

隆按婦人相從夜績即戰國策載其茂言貧女乞富女餘照之說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和厚勤樸如此

隆按八歲一段
指言先王教化
之事應篇首國
實民富而教化
成句

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

書計之事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

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

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

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

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李奇曰造成也行同能偶則別之

以射師古曰以射試之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

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師古曰行人適人也

其音律以聞於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故曰

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

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

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

雅大田之詩也渰陰雲也淒淒雲翹貌也祁祁徐也

也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

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年食

進業曰登鄭氏曰進上百工之業也或再登曰平餘

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

隆按遺字疑當作餘

莫書卷之二十一

盧舜治曰昔管仲通輕重之權歛散之法俾穀價常平亦王道所不廢李悝之法比跡于仲但仲專主于富國此其所以異者

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畷。春秋譏焉。孟康曰春秋謂之履畷履踐民所種好者而取之譏其貪也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陵夷至於戰國。賢詐力而賤仁誼。先富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畷。治田勤謹則畷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畷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

甚賢傷民

韋昭曰此民謂士工商也

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故農傷

則國貧。故甚賢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

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畷。歲收畷一石

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

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

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

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

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

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

令糴。至於甚賢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

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晦

孰四倍收六百石計民食終歲長四中孰自三。餘三

百石官糴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下孰自

百石。張晏曰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下孰自

倍。餘百石。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

其五十石云下孰糴一謂中分百石之一中

小飢則收百石。張晏曰平歲百晦之收收百五十

石今小飢收百石收三分之也中

飢七十石。張晏曰收大飢三十石。張晏曰收五分之

小中飢也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

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

李奇曰官以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

斂藏出糴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賢而民不散

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及秦孝公

用商君壞井田。開仟伯。師古曰仟伯田間之道也南

北曰仟東西曰伯伯音莫白反。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

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

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

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

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

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

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此閭左之釋。男子力

應最得之。諸家之義。煩穢舛錯。故無所取也。男子力

耕不足糧饟。師古曰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

隆按史記平準書首突云漢興接秦之弊而貸中則顧備逆前代事此傳寫之誤非太史公舊也班掾食貨志問採此書而錯用之而以漢興接于前代之後較之史記條理亦明

隆按此上叙高祖足食之政

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給也

海內愁怨遂用潰畔漢興接秦之敝諸侯竝起民失

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

乃令民得賣子就食獨漢天下既定民凶蓋臧蘇林曰無

物可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師古曰醇不雜也無醇而色之駟謂駟馬雜色也而

將相或乘牛車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

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

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

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漕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漕

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師古曰中都官京師

諸官府也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脩儉節

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莞

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

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

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

治天下至熾至悉也師古曰熾一本無也字與織同故其畜積足恃今背

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

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

將泛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變此通用也莫之振救生之者

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廢應劭曰廢頌竭也

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

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

今亦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賣爵如既聞耳矣。如淳

曰聞於天安有為天下沾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

曰沾危欲墜之意也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奇曰

音閭又音丁念反禹湯被之矣。師古曰謂

湯遭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

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

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罷夫羸老易

子而齧其骨。師古曰罷讀曰疲政治未畢通也遠方

滋齧也音五巧反

注按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一句乃賈誼一疏根本

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迺駭

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

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

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

於本。師古曰歐亦驅字著音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

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

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

富安何乃不為而於是上感誼言始

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

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

徐中行曰賈誼欲歐民緣南晦抑末技游食之徒是錯欲使民

務農許以入粟
拜爵除罪並布
帛之文

宋祁曰言土地
人民之衆不讓
湯禹也

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
亾捐瘠者。孟康曰：肉腐為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謂
民有飢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為捐。蘇林
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
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僻焉。以畜積
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
禹，加以亾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
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
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
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
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
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

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
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
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
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
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
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寶之者，以
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
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
盜賊有所勸，亾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
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

隆按此下一段
較珠玉五幣

隆按此下一段
教農人商賈

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尊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一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為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

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

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說奇音居宜反。

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

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凶農夫之苦。有仟伯之

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

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素也。縞之精白者也。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

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賢矣。尊農夫

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賢。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

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師古曰。迕違也。而

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

隆按從前至此
始審出使民勸
農一句與前未
盡歸農句相應
而又說到貴粟
又說到以粟為

賞罰而後歸結
在拜爵除罪二
節上此一設收
上起下

徐中行曰秦令
民納粟千石拜
爵一級量錯因
踵而行之者而
要之亦不容於
堯舜之世

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資粟。資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
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
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滲。師古曰：滲，散也。音先。列反。下同。夫
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
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
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
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
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
為卒者，免其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復音方。目反。
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師古曰：為，音于。偽反。神農之教
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凶粟弗能守。

虞舜治曰量錯
而周恤民隱自
務民入粟拜爵
而田租可以盡
獨蓋當時賤農
貴賈一以爵誘
之則盡驅而之
而此不賞而
之術也

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
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此其
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凶
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不
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
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
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師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四千石
為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第十等爵也。
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
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

王維禎曰班氏
原載量錯之策
邊食可支五歲
郡縣可支一歲
見其言之速效
而國之大裨也

隆按此以上叙
文帝足食之政

隆按此上叙
文帝足食之政

隆按敘武帝時
事襲平準之文
而備仲舒一疏
夫限田之議不
驚民不動衆不
用井田之制而
獲井田之利此
議之最善者而
惜乎其不行也

用大滌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免

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稅

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師古曰愈進也音險時有軍

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

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

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二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

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

而裁其賈以招民師古曰裁謂減省之也及徒復作得輸粟於

縣官以除罪始造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

修矣然婁敕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

七十年間國家亾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

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

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

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羣乘牝牝者擯而

不得會聚師古曰言時富饒故恥乘牝牝不守閭閻

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

也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貨殖傳人人自愛而重

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因疏而民富役財驕

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

威罰也斷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師古

漢書卷三十五上 食貨 七十一

上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室廬車服僭上以限物盛而衰固

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

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

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

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

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師

曰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

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

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

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

者田連仟伯貧者立錐之地又潁川澤之利管山

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

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

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

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田

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資

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也師或

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

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

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

直德秀曰按此
詔蓋即悔輸其
時第云

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
澹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
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
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
下虛耗人復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
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
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畝師古曰畝華也音工犬反字或作畎歲
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古法也后稷始畝田以二耜
為耦廣尺深尺曰畝長終晦一晦三畝一夫三百畝
而播種於三畝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墮其土

以附苗根

師古曰墮謂下之也音頽

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擬

擬

師古曰小雅甫田之詩擬擬盛貌芸音云芋音子擬音擬

芸除草也籽附根也

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

旱

師古曰能讀曰耐

故擬擬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

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

鄧展曰九夫為井三

夫為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晦漢

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古十二百晦則得今五頃

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

師古曰縵

田謂不為畝者也縵音莫幹反

善者倍之

師古曰善為畝者又過使

過使

教田太常三輔

蘇林曰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也

大農置工巧奴

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遷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

茅坤曰漢時勸農至于田器之類亦並關有司

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以

趨澤師古曰趨讀曰趨趨及也澤雨之潤澤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

犁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

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墾地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墾餘也宮墾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墾地廟垣墾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閑而無事因令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

於墾地為田也墾音而緣反李奇曰令使也命者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令使也命者

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師古曰令音力

成又教邊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田卒也是後邊城

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李奇曰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

隆按此上叙武帝足食之政

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

隆按壽昌三議皆省漕益賦裨邊之要也而惜乎其不久遂罷

隆按此上敕昭帝言帝足食之政

東坤曰此迂腐之見

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孟康曰北假地名也

隆按罷建章甘泉宮衛及諸所省減從貢禹之請也

隆按以上敘元成不行足食之政，民多被其災云

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凶，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師古曰比類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廼可平。孝文皇帝承凶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師古曰不為作限，制上為音干，偽反今累世承平，豪

茅地曰限田列
不便于執家中
貴故往往寢而
不行
隆按以上叙哀
公足食之政

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賢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師古曰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

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四及。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與本無師字陘小漢家制度。以為疏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六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既封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六萬眾。欲同時十道竝出。一舉滅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之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邊。使老幼傳督。趣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口。莽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讀曰疲。而豪

唐虞汭曰井田
可行於封建之
初而不可行于
郡縣之後如以
郡縣則寸今之
遷除其歲月有
限而田土之還
授其好獎無窮
王莽何人也而
可以議此

民侵陵分田劫假

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
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

貧人賃富人田也劫者
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

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

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

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

法至死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蹙蹙然陷刑者

眾師古曰蹙言蹙蹙
口秋心聲也音日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

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諄亂

師古曰諄乖
也音巾內反邊兵二十餘萬人印縣官衣食用度不

足數橫賦斂師古曰橫
音胡孟反民俞貧困常苦枯旱凶有平

歲穀賈翔賢

師古曰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
離於賢也若暴賢稱騰湧也

末年盜

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

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

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

服虔曰煮
木實或曰如今解木之屬也如淳曰酪不可食重為

煩擾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宮以稟之吏盜

其稟師古曰稟給也盜其稟者
盜所給之物稟音彼甚反飢死者什七八莽恥

為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師古曰此

歷法應有災歲之
期也事在律歷志枯旱霜蝗飢饉荐臻蠻夷猾夏寇

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師古曰究
竟盡也

陸按以上敘王
莽不行足食之
政以至下云

漢書卷三十四
食貨
十一

始班氏之源委見矣

漢書卷三十四下 食貨

有賢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買游於市。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蓄買謂買人之多蓄積者乘民之不給。自倍其本

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李奇曰然委積也然而

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師古曰言富人多藏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

君散之以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糴之重之時官為散也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

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

李奇曰平準亦即耿壽昌常平之意

隆按單穆公一段本國語全文而稍損之

奉耘。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澹焉。故大賈畜家。未

得豪奪吾民矣。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伯名。

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單穆公

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

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

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

其輕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資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

權母而行。小大利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

漢書卷三十四下 食貨

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墮乎？

民若墮，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

遠志，是離民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潢

澇也。師古曰：原謂水泉之本也。潢，澇也。潢澇，停水也。潢音黃，澇音一胡反。竭亾日矣。王其

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

農澹不足。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百姓蒙利焉。秦并天下，幣為

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也。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

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為下也。銅

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如周錢，唯文異耳。文曰半兩，重如其

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

隆按漢興以下一段錯用平準書文

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

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莢音頰。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

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李奇曰：稽，貯滯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賈而出

賣，故使物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之財，蓄積羣貨，使物稽滯在己，故市價

甚騰，賈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也不當重累言之。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

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辱之。師古曰：欲令務農。孝

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

亦不得宦為吏。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

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

胡續宗曰：漢文承高惠之後，思以富民而使民放鑄，其漸也。吳王富時，天下歸通財，擬王侯而先王之法廢矣。

夫山澤之利不以封貨財之權不可假雖大為之防民猶踰之而可恣其私鑄乎此班氏所以有取于質生私鑄之疏也

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然鑄錢之

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殺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

無利也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殺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

殺音交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殺謂亂雜也贏餘利也言不雜鉛鐵則

妙而得利甚厚故令人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

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高反各隱

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

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

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

曰阱穿地以陷獸也蘇林曰下曩禁鑄錢必罪積下報也積累

下報論之也張晏曰必罪者多委積於下今公鑄錢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後同

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

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

之若干枚今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

當順所求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而與之矣

贊曰秦錢重半兩漢初鑄英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英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

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應說是也稱音尺孕反

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依法之錢也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為煩苛

而力不能勝縱而弗阿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

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

王維楨曰先設兩端以難之而後開以除禍致福之說

陰按不得其術
應上苟非其實
句

日蕃多也釋其耒耨。冶鑄炊炭應劭曰鑄形容也作錢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發善人
休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
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也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
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
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
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
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
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
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

挾銅積呂御輕重

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

錢輕則呂術歛之重

則呂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呂作兵器。呂假賢臣。多

少有制。用別資賤。五矣。

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器。秦銷鋒鋦鑄金人十二是也

呂

臨萬貨。呂調盈虛。呂收奇羨

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饒溢也奇音居

宜反羨音弋戰反

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制

吾棄財。呂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

師古曰末業既

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也逐競。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

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呂諸侯

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

後卒叛逆。鄧通大

隆按敘武帝時
事悉本平準書
原文總之不外
耗財與利兩端

隆按此上歷敘
武帝征伐四夷
抗敵百姓以著
其耗財之始

又按先虛提入
物捕官六句以
為興利起案下
文一一皆應

隆按此敘備青
歲擊匈奴築朔
方通西南道耗
財
又按此敘募民
入粟興利

夫也。呂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

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

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

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呂廣巴蜀。巴蜀之民

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師古曰彭吳人姓
名也本皆荒梗始

開通之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

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師古
曰共

猶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師古曰齎謂將衣食之
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

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敝以巧法。師古曰抗說也謂
摧挫也巧法為巧

詐以避法也。財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補官。出貨者

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

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
郭咸陽孔僅之屬也其後衛

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

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餼。率十餘鍾

致一石。師古曰言其
勞費用功重散幣於邛犍。呂輯之。應劭曰邛
屬犍為晉灼曰犍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南夷兩種
也邛今邛州也犍今犍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

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呂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

租賦不足以更之。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章昭
曰更續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更

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

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官而受粟錢於
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

隆按此敘置滄
海郡築衛朔方
耗財

隆按此敘備言
擊匈奴耗財

隆按此上應入
功補官出皆除
罪俱與利事

主臧者也百官公卿表大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

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又與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

既築其城疑謂比也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

鉅萬府庫竝虛廼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

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

舊為郎更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

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

十餘萬眾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

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

於是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

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有司請令民得

言常用之錢及諸賦稅並竭盡也

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上二級曰閑輿衛三級

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

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

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

下云級十七萬戶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

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再矣或者茂陵

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

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

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于夫者

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

隆按此上應武
力進用選舉陵
其俱與利事

比於五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

大夫也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

八等也言買爵師古曰唯得至第八也

呂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

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師古曰

隆按志食貨而備載張湯輩之慘刻蓋以與刑之臣必先嚴刑而湯輩之慘刻不志于刑法志于食貨正原其用刑之由爾隆按此段應法嚴令具

隆按此敘驃騎再出擊胡耗財

隆按此敘河決耗財

隆按此敘穿渠耗財

隆按此敘養馬納降耗財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也。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蹤跡顯見也。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古曰。一兩。一乘。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

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穿汾河渠以為漑田。鄭當時為渭漕回遠。師古曰。回曲繞也。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而朔方亦穿漑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印給。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

隆按此敘振貧
徙民耗財

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
相救。廼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
十餘萬口。應劭曰秦始皇遷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
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
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
同今俗名新富費者為新秦由是名也衣食皆印給
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
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帶財役貧。孟康曰帶停
也晉灼曰帶
音轉轂百數。李奇曰
轂車也廢居居邑。服虔曰居穀於邑也
如淳曰居賤物於邑
中以待資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
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以乘時射利也封君
皆氏首印給焉。師古曰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
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
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
取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氏丁奚反冶鑄

隆按議更造錢
幣句是綱是時
以下是目此與
利事

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
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而推浮淫并兼之
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
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
即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
之山而鑄錢也民亦盜鑄不可勝
數。錢益多而輕。臣瓚曰輕
亦賤也物益少而賢。如淳曰民但
鑄錢不作餘
物故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
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
赤金丹陽銅也今半
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為半
兩實重四銖也而姦或盜摩錢質
而取銖。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為質民盜摩
漫面而取其銖以更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慎

盧舜治曰漢皮幣以白鹿皮為之存毛方尺緣飾金文繡以五采者也

盧舜治曰漢三幣其一幣圓而龍其文也其二幣方而馬其文也其三幣橢而龜其文也後世交鈔之源始于此

二云鈔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鈔音浴贊說是也

錢益輕薄而物賤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

皮方尺緣以繡為皮幣師古曰繡繡也繪五絲而為之直四十萬王

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

錫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

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

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

百晉灼曰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橢之其

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橢圓工也長也音佗果石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

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

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師古

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刃反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賢幸咸

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天治皆致產累千金故鄭

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曹人之子以心計師古曰不用籌計

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

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以及取優復復音方目反

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淺反於是除千

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夫不欲為吏者令之出馬也

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謫謫責罰也以其久

為女姦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

隆按此敘行鹽鐵興利

隆按此設應官職耗廢

隆按此敘兩將軍大出擊胡耗

財
又按是時財匱
二句應前經賦
既竭二句
又按此敘鑄五
銖錢與利

隆按此敘給官
盆禁私鑄與利

隆按此段又應
錢舉凌夷

隆按此敘弄輶
車得錢與利

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

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

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

銖。孟康曰周匝為郭。文漫皆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奏

上其言也。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

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

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鬻古煮字。

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

管同。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

鹽者。鈇左趾。師古曰鈇足鉗也。音徒計反。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

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

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及音下更反。作官府。師古曰主鬻鑄

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

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

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

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師古曰言農人尚少不皆務耕

也。種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弄輶車

賈人之緡錢。皆有筭。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輶小車也。緡謂錢貫也。輶音弋昭反。緡

音武。請筭如故。諸賈人末作。賈貸。賣買居邑。貯積諸

物。師古曰賈賒也。貸假與也。賈式制反。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

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率

緡錢二千而筭一。師古曰率計有二筭諸作有租及鑄

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筭一。非吏比者三老北

邊騎士輜車一筭。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

皆今出筭商賈人輜車二筭。如淳曰商賈人有輜

比音必寐反其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

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

皆無得名田。以便農。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敢犯

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

以助縣官。天子廼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

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官。上強拜之。稍

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

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

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

郎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自造白金五

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

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自餘萬人。

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

抵大氏猶言大凡也無慮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

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并兼之徒守相

隆按此敘以興利之故而嚴刑

隆按直指夏蘭
二句收上起下
是綱初異以下
是日

為利者

師古曰守郡守相諸侯相

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費用事減

宣社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温舒等用急刻為九

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

蘇林曰夏蘭人姓名

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

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壁直數千而

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又與異

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

語初令下有不便者

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

異不應微

反脣師古曰蓋非之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

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以

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寤反

隆按天子既下
緡錢令三句亦
收上起下

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

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

師古曰縱放也

郡國鑄錢民多姦鑄

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

錢多輕而

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

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令

錢郭見有赤者不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

師古

知作法云何也日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實用縣官以令禁之

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

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

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

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

隆按此敘今上
林三官鑄錢興
利

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唯真工言無利。

大姦迺盜為之。師古曰：其術巧妙，故得利。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蘇林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中家以上，大

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

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師古曰：媮，苟且也。而

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

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

告緡。上林財物眾，迺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

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衡，水衡也。迺大修昆明

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師古曰：織，讀曰織。

於是天子感之，迺作柏梁臺，高數十丈，

宮室之修，繇此日麗。迺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

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以没入田田之。師古曰：即，就也。比謂比者所没入也。

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

諸官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所謂雜置官員分掌眾事耳，非農官也。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謂雜置官員分掌眾事耳，非農官也。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

證按此敘縣官以與利之故用少饒矣而時則又盛宮室以耗財

隆按此又應選
舉陵夷是與利
事

及宮自糴廼足所忠言世家子第富人或鬪雞走狗

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無有賢賤謂之齊民

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

致也如淳曰株蒂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

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為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

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也師古曰言被牽引

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郎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

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

使留而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處下巴蜀粟以振焉明

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

隆按此救天子
出巡郡國耗財

自殺行西踰隴卒孟康曰踰度也卒倉卒也從官不得食隴西守

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中以勒

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晉灼曰徼塞也臣

不徼循無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

畜邊縣而康曰令得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

以除告緡而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

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官母馬者滿三歲歸

馬之意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一也師古曰官得母

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

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其具

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為山東不澹赦

隆按此敘擊光
越精財

隆按此敘成田
財

隆按此敘課馬
息賦利

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
西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
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
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卻初置之官廣塞之卒戍而
也。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
農。邊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車騎馬乏。
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
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齊相
下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
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

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

李奇曰省視也。至嘗酎飲宗廟

時少府視其金多少

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廼拜卜式

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

器苦惡。

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

既味苦器又脆惡。故總云苦惡也。

賈費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

者少物賤。廼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

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晉灼

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

雋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筭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無

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

隆按此敘以食幣給所置初郡

又時發白誅小反者耗財

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此音類寐反傳音張戀反被音皮

義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

間歲萬餘人費皆仰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

故能澹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為訾給母之而已不敢

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太傅

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

師古曰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

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師古曰儻顧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儻

音子就反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

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

隆按此敘置均輸鹽鐵官與利

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

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

之貨物賢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必所牟

大利如淳曰牟取也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

物各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

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

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

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

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

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大倉甘泉倉

隆按此敘置平準與利又按此敘封禪耗財

隆按以上歷敘武帝耗財興利之事而以烹弘羊天乃雨結之所以誅言利之臣也

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亨列謂列肆弘羊天乃雨。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書。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伐其功。

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上所變改。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銖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二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

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字。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孔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竝尚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與五銖錢凡四品竝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

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么錢一十。師古曰么小也音一竟反

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

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

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

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朱音殊提音

上支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距冉長尺

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直二千一百

六十。為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

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

百。為么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

隆按凡寶貨一段總結上文

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二。小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

皆用銅。散以連錫。

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錫錫璞名曰連應劭曰連似銅師古

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鍊銅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為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其金銀

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

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

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

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為蔡耳有者入大卜。受直。

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奔患之下

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御魑

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

隆按自平帝元始中至此極言財貨之盛莽患之以下又敘財貨所由廢云

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廼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讎讀曰售。言責不售者。官收。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理財正辭。禁民為非。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理財正辭。禁民為非。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

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

日義言則貨辭訟正。乃得人。不為非。合事宜。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以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樂語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朞之月。出息五百。

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疆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

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庶。抑并

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

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

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

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

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如淳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皆自占司

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古曰。各以其所採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

之漸。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

陸按曰。易曰。周禮曰。樂記曰。傳記曰。周官皆根。依古得經文。一何來。

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師古曰冗散也音人

勇反食讀曰飲諸取眾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

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小

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如淳曰居處所在

區謁舍今之客舍也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

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不自占不

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以

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為物上中下之賈。各

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絲

之物。周於民用而不離者。師古曰離讀曰售均官有以考檢

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印賢。過平一錢

則以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印物價。音五剛反亦讀曰印其賈氏賤減

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賢更者。師古曰更積也。以防民積物待賢也

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

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

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

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

用者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

也。韓在縣官。師古曰韓謂主領也唯酒酤獨未韓。酒者天之美祿

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

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

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

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

師古曰。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御進也。

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

亾限。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

為一均。率開一盧以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鑪。故以鑪名。肆。臣瓚曰。盧。酒。

公瓦也。言開一。公。瓦。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公。瓦。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

鑪。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火。盧及酒。公。瓦也。此言。鑪。五。十。釀。為。準。豈。一。公。瓦。乎。廣。漢。所。破。盧。及。鑪。盧。亦。謂。所。居。

劉奉世曰。名。賣。酒。為。盧。者。直。此。物。自。有。此。名。耳。何。必。取。毀。家。盧。為。義。乎。

鑿。瓦。之。處。耳。 釀五十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

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

而參分之。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

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醴。馱灰炭。師古曰。馱。酢。漿。

也。音。才。代。反。 給工器薪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

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

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如淳曰。姓名。偉也。 因與郡縣通姦。多

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 府藏不實。百姓俞病。莽知民

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師古曰。將。大也。一。酒。說。為。食。肴。之。將。師。

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石山大澤。饒衍之

許應亨曰。六。幹。者。鹽。鐵。錢。布。帛。與。酒。也。

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
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印
於市雖賢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
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臯至
死姦吏猾民竝侵衆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
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
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
謂有餘也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師古曰好孔也足枝長八分
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
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

一與貨布二品竝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
止廼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竝行盡
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
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
可勝行廼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没入為
官奴婢吏及以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師古曰以非
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俞衆及五人相坐
皆没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師古曰鍾官
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
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服虔曰豬性觸突
人故取以喻師古

傷慎曰柳文轉
疾瀾諱本搖手
觸禁之語

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日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

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不

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

劇師古曰繇讀曰徭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

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歛貨賂上流獄

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芴緣莽禁侵刻小民師古曰芴依也

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賊依阻

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於

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亾緣邊四夷所

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

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祖

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辭裒取也言取於多者以

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書云櫛遷有無應劭曰櫛勉也遷徙也師

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勸勉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泉府之官司徒之

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歛市貨之不而孟子亦非狗彘

食人之食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故筦氏之輕

重服虔曰作輕重貨在管子書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

亦有從徠師古曰言所從來久矣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

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

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

竭臣欲疾。禮古曰言視 禮古曰言視

重禮古曰言視 李野之平鞞以羊以禱壽言當平

食人之食不味煖理有猶度而味味發姑榮丸之

禮古曰言視 而孟子亦非

禮古曰言視 周百泉孫之官

贊曰易辭東多益寡辭少平味禮古曰言視

受命盡新賦若野正粒澁與天下更故

吳自發該突新與新四平而黨其精茶發二平出野

